

藏

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一之二

前左

九國分爭

更周

西周

燕

齊

魏

趙

韓

楚

秦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二世附

匹夫首倡

陳王勝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羽

秦時復國

齊王田橫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惠帝附

燕書世紀卷一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
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子
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
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
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
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

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覬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憇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玉必欲致士，先○奇○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奇○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昔卽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

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
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
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
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
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
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
往無成功。王蹙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郟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卽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
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
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
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
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
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
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

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大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歿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即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
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
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
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
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
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
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
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
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
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
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有○此○父○宜○有○此○女○汗吾世終身不覩
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
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

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立。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皇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
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
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
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
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

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莒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歿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柏耶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歿中甚用也餓歿一無用痴漢而小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繁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壘欲壘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

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
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
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
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
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
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
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

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燬。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人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
水可以灌安邑潞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
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

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

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冷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
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
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
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
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
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
禮畢出晦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
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
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願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宿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

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

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弊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害也。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
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先
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
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
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
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
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
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
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
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二年趙魏攻華陽
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
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
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
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
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酃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副

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
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
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
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
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
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
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
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大丘弁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
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
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

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然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攻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蹙，簡公對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

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歿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

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二年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

伯夫差、濬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鷲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然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差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
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
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驂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

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腴，窮成山，登之杲，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畱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九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積其山
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快人爲盜所驚乃登之
梁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
嘉平始皇爲徼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
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
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_驗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
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

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
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
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
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
之謂矣。惡、佞、恐、其、亂、義、李、斯
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

不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己，
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
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辛自煨身滅族者安矣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
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盡得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直使儒生至

之皆害怕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皆害怕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

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歿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

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

水也。人。也。

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爲王子。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

志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
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
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
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西迎秦
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
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
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

三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於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之命也尤當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遂
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
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
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
嬰者故東陽令史君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
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
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

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
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
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
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
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
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

天道好還

正計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
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旣殺齊
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以完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六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
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
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大不是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
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
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勦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

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
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卽
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
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
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
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
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

破釜。既燒廬。全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
王離。涉間不降。白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
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
二千古好漢
乃立章邯爲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
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

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勳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

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也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也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

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嘗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又一、秦、

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
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
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亦難曰如
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
顯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
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巴自
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
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
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
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
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

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

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

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

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

城直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

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

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

戰好守力人是時彭越好守力人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

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

越好漢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

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畱止使盧縮好要於後程力人劉賈渡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

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
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
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
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
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臯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
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
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

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
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
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巴約項王解而
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軍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乃悲歌真好漢六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

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夫田夫指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
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
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潰山而爲圍
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
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
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

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

慧可如何

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騶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王騶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家齊。齊滅，得入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

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
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
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
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
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
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注說
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橫大備襲破齊歷下
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

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是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敖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真帝王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

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呂、卞、鮑、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哀。

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
能得士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二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嘗息大澤之陂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
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六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
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絲咸陽縱觀秦皇帝喟
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
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
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呂公女卽呂后也
高祖嘗告歸芝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遇

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今相兩子見孝惠帝。因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皆
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
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
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
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
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
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卽隱於芒
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問

沛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所
三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叅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師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
數百人矣沛今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拒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
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
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

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而擊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
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
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
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

類所過無不殲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齧戰犖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入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羊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
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
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
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是天子氣又可擊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

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旣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下，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

漢祖說天別可項王說天即不可

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

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

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

畔楚項王必畱擊之得畱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

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

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

破之築壘通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

此天也

丞相與曹叅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
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
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
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
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
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
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
父大怒而去，發病歿。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詐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
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
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
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漢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
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
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
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卽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

是

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臯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誑誑誑，欲誑誑誑。」

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
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
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
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
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
一月漢王疾瘳西入關妙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景故
塞王欣頭櫟陽市畱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
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
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
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壘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歿，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夏五月，置

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
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
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
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真○英○雄○

英○雄○語○

入。僕。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淮獨卽鄆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

今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

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感○泣○矣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主○立○思○定○矣○

等諸大臣嘵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歿誰令代之
上曰曹叅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卽位七年起兵
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
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
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
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

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畱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

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平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